

第三十二章 擋在馬車前的昆蟲小細胳膊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一聲忽哨聲響起。

從長街兩旁的民宅之上，躍下了幾個黑衣人，衝進了那群權貴子弟的隊伍中間，霎時間將這些紈袴的隊伍衝的散了。啟年小組的人畢竟是長年工作的探子，出手很有分寸，隻是向著對方的馬匹招呼，一時間那些少年們便紛紛落下馬來。

但讓範閑一行人感到有些驚訝的是，這些少年居然沒有跌墮於地，而是有些狼狽地站到了地上，看來這些國公府上對於下一代的武力教育還是比較有成效。

“**你媽的！給我砍了他們！”

領頭的那位少年不過十四歲左右的年紀，眉眼間卻盡是一片凶悍，看見對方忽然多了幾個人，卻是根本不懼，他們這些少年在京都橫行久了，哪裏怕過人來？手裏拿著刀就往身邊最近的一位黑衣人身上砍了過去，刀勢盡為陰險狠辣。

這名範閑的下屬知道這些少年的尊貴身份，看見對方胸腹處大開，卻是一時不敢遞刀過去明明對方年紀如此小，怎麼卻用這種同歸於盡的打法？他側身一避，卻左肩一涼，被劃了一道血口子。

那少年狂妄笑道：“這些人知道咱們的身份，不敢怎麼搞，兄弟們，盡情地殺吧！”

這些少年們人數眾多，就算是大象也禁不住螞蟻纏，更何況啟年小組裏的這些人都知道對方的身份，不方便下重手，而少年們卻是橫行街頭慣了。心知朝廷的這些人看在自己地爺爺們麵子上，根本不敢對自己下死手，所以借著這機會，用同歸於盡的搞法。而且自身頗有實力，一時間竟是搞的啟年小組手忙腳亂！

雖然也有些少年被啟年小組的人打暈了，倒在了地上，但是兩方基本上還是個均勢。

刀劍之聲噲噲作響，在這夜色籠罩地長街之上響著，執著火把的下人們也靠攏了過來，微有光明，臉上帶著鄙夷的神色，根本不怎麼擔心。

馬車裏的範閑看著这一幕，麵色漸漸地沉了下來。他知道啟年小組身為自己的貼身侍衛，就算武力不如高達那批虎衛，但對付這些權貴少年還是綽綽有餘。隻是這些監察院的官員。終究還是服務朝廷久了，對上這些****“遊俠兒”有些放不開手腳。

雖然明知道下屬們是怕為自己惹麻煩，啟年小組就算拚著自己死，也不可能讓這些少年真的動自己一根手指頭，但看著自己的親信打的如此窩囊。而那些少年如此囂張，他心裏十分不爽利，就像是前世地時候米蘭被利物浦翻盤時的窩囊感覺一樣！

...

“扯淡！”範閑走下馬車。有些惱火地罵了一句，聲音裏夾雜著他如今霸道至極的真氣，傳遍了長街之上地戰場。

被分隔成幾處的戰團被這一喝喝的暫時停止，啟年小組的成員趁著這個機會，退到了馬車旁邊，不過是初一遭逢，便已經有兩個人掛了彩，鮮血從他們的身上流了下來。一方麵是啟年小組不敢下手太狠，一方麵也是那些少年們下手太狠辣地緣故。竟是刀刀朝著要命的地方在捅！

範閑看著自己的下屬，臉上浮現出一絲無謂地神色：“和北齊人打仗的時候，怎麼沒見你們這麼無用？”

下屬們慚愧地低著頭，胸膛不停起伏著，心裏好生不服氣，心想這些小兔崽子哪裏是自己的對手，隻是...娘的，這些小兔崽子下手太狠，自己又不可能真的將這些國公的孫子們親手宰了，打起來自然吃虧。

鄧子越此時也下了馬車，鐵素著一張臉，望著外圍逼的越來越近的少年。那些少年們正在囂張的大笑著，提著帶血地直刀，像看著引頸就戮的小雞仔兒一樣，看著馬車周邊的這些人。

“大人，對方的身份有些...請放心，我們一定能處理的好。”鄧子越看著範閑越來越難看的臉色，沉聲解釋道。

範閑氣極反笑道：“什麼身份？我隻知道這是一群攔路的小賊，居然還搞的自己受了傷，傳出去不得被人笑死！”

...

“喂，那小子，你們說什麼呢？”領頭的權貴少年已經騎馬逼近了馬車，眉宇間的那絲戾氣更加明顯了，“把你車裏那姑娘交出來，再讓你這些沒用的手下自斷一根胳膊，小爺今天就放你一馬。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又轉過頭來。

那位權貴少年陰惻說道：“你這小白臉！說你呢！快把人交出來！居然敢和抱月樓做對，想怎麼死呢？要不要嚐試一下咱們新近發明的巨棒之刑？”

這話裏明顯帶著**褻和侮辱的意味，那些麵帶驕橫的少年們齊聲哄笑了起來。

範閑理都不理少年口中那一串驚歎，眯著眼看著自己的這些下屬，繼續說道：“隻要是敵人，出手就要狠，不管是外麵的敵人，還是裏麵的敵人，這個道理，難道你們以前沒有學過？是不是覺著跟著我很輕鬆，所以全還給老跛子了？”

見馬車前的這位年輕公子哥兒不理會自己的問話，那位權貴少年氣的不善，怒上心頭，渾忘了抱月樓交待的事情，口裏說著髒話，一馬鞭就向範閑的頭上抽了過來。

二人相距還有些遠，這馬鞭不過數尺長，怎麼也抽不到範閑的頭上，應該隻是作勢恐嚇罷了。

範閑眼瞳裏閃過那絲鞭影，閃過一絲冰冷的顏色，然後抬起了左手。

啊的一聲慘叫劃破了夜空！

那名權貴少年的馬鞭早已跌落到了地上，抱著自己地手腕，痛的嚎叫了起來。一枝黑色的弩箭竟是如鬼魂一般射出，生生刺穿了他的手掌！

鮮血滴嗒滴嗒地順著那名少年地手掌往下滴著，四周的少年們都傻了眼，天啦！對方居然敢用弩箭！對方居然敢用弩箭射自己！他難道不知道自己這些人的身份嗎？

這些少年們雖然平日裏為非作歹。手下都曾經鬧過人命，對於生命缺乏應有的尊重，可以說是天性涼薄，但真正遇見有人敢用這種致命的武器傷害自己，卻還是頭一遭，不免在驚愕之餘，生出了些許戾橫之氣。

此時場間眾人再望向範閑的眼神顯得無比怪異，似乎像在看一個死人一樣。

“大人！”鄧子越也是一驚，生怕提司大人動起怒來，將場中這群小兔崽子們全殺了！如果真鬧出這般潑天大的事情。為了慶國朝廷以及軍方的安穩，提司大人再如何受聖寵，隻怕也沒有什麼好下場！

範閑緩緩收回自己的左手。鬆開了扣在機簧之上的手指，掃視了四周少年一眼，沒有回答鄧子越地話。淡淡的目光在這些少年的臉上拂過一遍，他發現這些人年紀確實很小，最小地甚至不過才將將十歲左右。稚嫩的麵容裏夾著凶殘，雖然凶殘，但畢竟還隻是小孩子！

難怪啟年小組的人剛才下手會如此遲緩他深吸一口氣。強行壓下自己胸中的怒氣，眯著眼睛，對麵前的權貴少年們說道：“攔路者死，你們誰還想做擋在車前地螳螂小胳膊？”

他那記陰森恐怖的黑色弩箭，隻是暫時震駭住了這些無法無天的少年心性，不過數息功夫，那些少年眼中地畏懼之色，又開始被膽大包天的暴戾之色掩蓋。那位中箭的權貴少年夾著哭聲嚎叫道：“還等什麼，給我宰了他們！全宰了。拉蒼山填坑去！”

“你殺過人嗎？”範閑忽然偏頭，很感興趣地問了一句。

那位權貴少年一怔之後，尖聲哭嚎道：“像你這種雜碎，老子一天要殺一個！”

二人對話間，那些少年們已經衝了上來，滿臉的亢奮與噬血。範閑揮手止住屬下拔刀準備砍殺的動作。

...

一片廝喊之中，範閑奇快無比地伸出右手，扼住了迎麵一刀那位少年的手腕，手指用力，喀喇一聲，那少年的腕骨被捏碎了，慘嚎著捂著手腕，倒在了地上。

一側身，退入另一個少年的懷中，手巧妙地搭在對方的小臂上，以自己地肩膀為支點，往下一摠！喀吱一聲脆響，就像沾了糖漿的紅籍一般，這隻柔弱的小胳膊從中斷了！

一個漂亮的回旋踢，卻極陰險地將腿放低了一尺，正好橫掃在一位滿臉陰狠之色撲來的少年腰間，這一腳的力量極大，估摸著這位噴血而飛的少年至少要在家里躺幾個月。

往前踏了一步，左手一立，砍在來襲之人的頸部，那人悶哼都沒有發出一聲，就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範閑就像一隻遊魂一般行走在這些如狼似虎，滿臉狠戾的少年之間，間或一出手，便會讓一人躺下，長街之上，隻能聽得見一聲接著一聲的骨折之聲，喀喀喀啞...

眾少年輕蔑而無恥的叫罵聲已經沒有了，一股子恐懼的氣氛，隨著場中人倒的越來越多，而逐漸向外蔓延著，最外圍的有幾個少年已經開始偷偷往長街盡頭溜走。

喀，喀，喀，喀！

像是在打更，這個世界上沒有閻王，但少年們還是覺得這些骨折的聲音，就像是索命的小鬼在無情而冷漠地敲打著更鼓。

...

包括鄧子越在內的啟年小組都瞪大著眼睛看著場中，眸子裏全是欽佩敬服之色。

雖然自己這些人也可以將這些少年擊退，但肯定沒有他做的如此幹淨利落，下手又很又準，既讓對方重傷難起，又不至於要了對方性命。

史闡立蒙著眼睛連連搖頭，不忍去看這一幕，桑文姑娘卻是咬著下唇，看著範提司冷靜的出手，心中十分興奮，她知道這些少年們曾經做過什麼事情，知道這些少年們不知道害苦了京都多少百姓。

看似很久的時間，其實隻是片刻功夫，除了那些逃走的少年，剩下的都被範閑用重手法斷了骨頭，淒慘地倒臥在街上，直到此時，哎喲連連的慘呼聲才響了起來。

範閑看著腳邊那些流著血，捧著斷肢，再也狠不起來的少年們，有些欣慰地揉了揉剛剛活動開的手腕，看來小時候跟費先生學的人體構造，還沒有完全丟下。

然後他對鄧子越很嚴肅認真地交待道：“以後這種情況，別再讓我出手了...真丟不起這人。”

...

他走到看似領頭的那位權貴少年麵前，溫和笑著問道：“你是誰家的？”

這少年果然夠狠！手上還穿著一枝弩箭，而且眼瞞著範閑的陰森手段，竟是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反而惡狠狠說道：“有種你就殺了我！不然你就等著滿門抄斬吧！”

範閑笑著搖了搖手指頭：“第一，我不會殺你，第二，滿門抄斬這種話不能亂說，隻有陛下才有資格說這種話，如果你下次再說這種話，說不定你家就可能被滿門抄斬了。”

他沒有興趣再問這個滿臉戾乖之氣的權貴少年，揮揮手，示意車夫將馬車開了過來。

這時候，遠遠在街頭打著火把，為自家小主子們助威，聊當麻木看客的下人們才顫顫巍巍地走了近來。這些下人們見此場景，哪裏還敢對這輛馬車如何，隻是在眾多的傷員裏尋到自家的主子，用一種大黑狗般的眼光，看著那輛緩緩行過的沒有任何標記的馬車。

此時範閑一行人已經上了馬車，受傷的兩名下屬羞愧萬分地消失在了黑夜之中。馬車之上，範閑閉著眼睛養神，就像剛才沒有出手一般，馬車裏其他的人見他沉默，自然也不敢開口。

忽然間，範閑睜開雙眼，輕聲說道：“這事兒有古怪，為了一個妓院，怎麼可能使喚的動這些噬血的小兔崽子？”

鄧子越問道：“打傷了這麼多國公家的小爺們，要不要準備一下，畢竟大人的身份瞞不了多少人。”

範閑看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一群落魄公侯，理他們多餘，關鍵是背後的人。”

鄧子越沉聲請示道：“接下來怎麼辦？”

範閑笑了笑，說道：“明天...你去抱月樓，把那一萬兩銀子要回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